

那天早晨,鸟儿在公园里,叫得特别繁杂。还有一种陌生的鸣叫,在麻雀的“叽叽喳喳”声中,嘹亮地凸显着自己的高音。环顾四周,不见一人。

# 鸟还在叫

宁白

我和妻子有一段时间没来了。那个扫地的大姐也不见身影。他曾告诉我,同在这里做绿化养护的大哥,回到老家恩施的大山里,安享四世同堂之怡,不久却死了。几年里,我每天看着他在树林里整枝除草,闲时,会站着聊天。听闻后,心有戚戚。

妻说:那只鸟儿叫得响亮,不知躲在哪里呢?我抬头,高高低低、浓淡浅淡的绿正围着我们,漫天遮荫。

我说:有大树和灌木在,就有鸟在,自然有它们的言说、对话和歌唱。

鸟儿在这一片蓬蓬勃勃的树林和草丛里,真是快乐。

此刻,莫名想起多年前,我去宁夏固原,参观须弥山石窟。一路的沟坎土坡,不见一草一树,更没有鸟儿冲破这荒凉的沉寂。开凿于北魏时期的我国第

七大石窟,孤独地矗立于沙石荒山之中。

黑瘦的、戴着眼镜的男讲解员说,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这里遭遇了浩劫。上百成干的人,入住洞窟,生火做饭,到须弥山砍伐树木,烧炭炼钢。从此,被誉为“须弥涛声”的景象完全被毁。山体荒秃,加剧了水土流失。村民过着很苦的日子。

放眼望去,沙土乱岗,看不到一丁点儿青翠。难以想象,这起伏的山坡间,曾经有绿波荡漾的胜景。

四个七八十岁的孩子,突然出现在我们身边。双手端着盘子,盘子里是一串串果核穿成的手链、项链。他们不叫卖,一直尾随着,瘦削的小脸上,神色黯然。问他们:你们都没上学?长得最高的女孩说:卖了,可以交学费。小男孩也插上了嘴:我有四个姐姐,我也想上学。

这些果核项链和手链,都是孩子们自己做的,我们每人买了一串。他们

一直送我们到大巴车前。招手分别时,忧愁依然在他们的脸上。

这该是纯朴天真的年龄啊!记得那时,妻说:他们的父母、祖辈,看到自己孩子愁苦的脸,会心酸。

我想起扫地的大姐说,她大哥下葬时,来了很多人,还放起鞭炮。她给我们看视频,脸上笑眯眯的。她指着手机屏,山坡上的树从葱郁层叠,几个七八岁的孩子,在坟冢前笑着来回奔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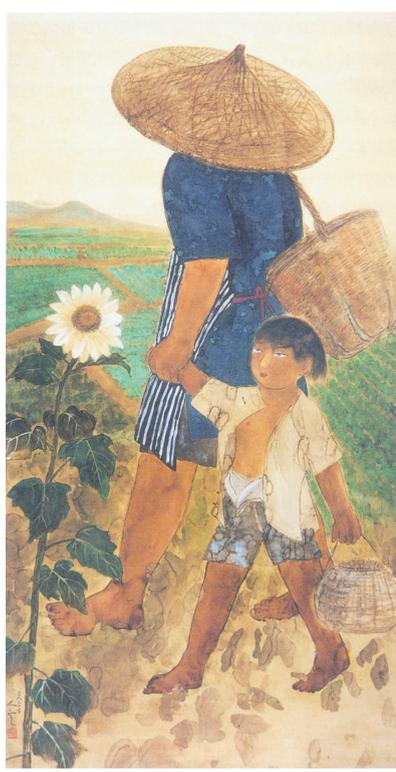
于是,我回应妻子:那个大姐看到我哥哥在家乡的山林中离世,身边还有活泼的曾孙儿相伴,不觉得是一件太过悲伤的事。否则,躺在沙石环绕的小屋中离开自己瘦弱的孙儿,那该会多么苍凉和不甘。绿绝尽,鸟飞遁,哪里还会有生命的活力。

我还想起另一个地方的鸟。

我是看到了这样几张照片,决定去日本长崎的。黑白照片上,原子弹“胖子”在长崎爆炸后,整座城市成了一片灰色的废墟。满是瓦砾的街道旁,不见一棵树。没有了绿色显示出的生命的顽强,这座城市就彻底死了。

核爆的原址,现在已建成为和平公园,花木扶苏。树林里,鸟儿鸣叫着在绿丛中跳跃。它们也跳到那些静穆的雕塑上,东张西望着瞻仰雕塑的人们。如果它们与人的眼光对视,会对人类的恶行,有透彻的鄙视。这些雕塑是世界各国送给这座城市的安慰。一座中国送的汉白玉和平女神雕塑,最为注目。张开双臂的女神,侧脸的目光,正对着停在手臂上的和平鸽,意境深远。

在这里,听到了一位日本少女的传说。核爆时,她正在小河边作画,气浪把她推到了河中。滚烫的热,使她口渴,喝下了漂着油污的河水。艰难地爬上岸后,无力站起,她拿着装了水的瓶子,见不远处有人挣扎呻吟,便爬过去想把水给他喝。爬着爬着,力竭而亡。当地人给她立了碑,纪念这位天使



到田间去 (中国画) 方人定

般的少女。

让稚纯的孩子去承受苦难,无论是在飞沙走石的须弥山,还是在核爆瞬间的小河边,都是一幅令人不忍卒看的画面。

我在一棵残树的雕塑前仁立。树的主干通体焦黑,没有枝叉,却在主干上方安置了一个空的鸟巢。我看到了设计师对鸟儿的同情和歉意。这是一棵树的悲伤,也是一座森林的凄诉。一只鸟飞来了,轻轻叫着,停在了空巢里。它不知道,这是一棵假树?可是,它知道,有了巢窝,会安全,也有了生命的延续。

如果鸟儿还知道,人的巢窝,是神秘而脆弱的地球,不会自我毁损,它就

真正地安心了。

世界各国的旅游者在那些构思奇巧的雕塑前,缓步而过。很安静,面容的默然,掩盖着每个人起伏的思绪。

树林的苍翠是视觉中的生机,绿从深处的鸟鸣是听觉里的生灵。有一次听一位盲人说:听闻鸟叫,我会抬头,觉得那一片绿色,就在半空,就在自己的周围,心就静了,觉得日子还可以过下去。

荒凉满坡的须弥山,连绵的松涛,又响起了吗?

妻子说:那几个唱歌的大妈,换了地方,去那片树林边了。

三五只长尾雀从树丛间蹿了出来,欢叫着,一闪而向空中飞去……

## 漫步哈尔滨中央大街(外二首)

高昌

百货琳琅欧亚连,一街街再走流年。层冰细缕随灯立,方石平铺逐梦圆。裙影浮来花易懒,酒香分去月难眠。悠然漫步风云侧,万国依稀列眼前。

咏乌云

掣电驱雷天下惊,戛金翻墨一何情。居高久蓄苍黎泪,量是心声作雨声。

乾坤柱随想

拔来此柱向天挺,湛湛穹苍起迅雷。大步流星中国路,助威鼓点好相催。

2023年12月24日,我在五角场万达影城又见到了虹影,距离上一次见面,整整20年了。

2003年8月,旅居英国的虹影来到新加坡,是参加作家节吗?我忘了。反正,定居新加坡后,常怀离乡之愁的我从虹影的《异乡人手记》中获得了共鸣,便开始在新加坡的各大图书馆遍寻虹影的作品,包括她的《阿难》《饥饿的女儿》《K》等。

在我捧读厚厚的《阿难》时,妈妈对我说:“封面上的这个人有些像你呢。”真的吗?那个扎着马尾辫,睁大眼睛,平静地注视着前方,朴实又干净,似学生,也似老师的虹影,像正在执教的我吗?我有些惊喜。所以,当虹影突然从英国来到新加坡时,我当然去参加她的读者见面会了,并坐在了第一排。

会上,我见到了穿着旗袍、左右头发长短不一的、说话轻声细语的虹影。会后,两个同为爱写作的异乡人,有些惺惺相惜,便互留了电邮。我还在新加坡的《联合早报》上发表了《虹影,好美》一文,记录了此次见面。之后,我们便有了些淡淡的联系。每次在“夜光杯”上发现虹影的文字,我必会认真细读。

想不到,2023年的圣诞前,我们居然在上海又见面了,为了她首次执导的电影《月光武士》的见面会。更令我想不到的是,身着黑色上衣、不见岁月痕迹、神采奕奕的虹影居然站在影院放映厅的人口处,扮演迎宾小姐的角色,亲自将电影票一一发送到她邀请的嘉宾手里。她还叮嘱大家记得领取桌上免费的饮料和大杯爆米花,感谢大家顶着寒冷前来捧场,显得十分亲切又温柔,全然没有导演的清高。虹影还赠了我两瓶印有电影剧照的啤酒,悄悄地说:“酒不咋地,酒瓶很好看。”

站在虹影边上的是被百度百科上介绍为“小说家、商人、旅行探险家”的丈夫韦嵩德。韦先生告诉我,他在中国已经生活了40多年。难怪,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。身材高大的韦先生站在虹影边上,把虹影衬得十分娇小。他笑着说:虹影的个子没有他高,但出版的书籍垒起来比他的(出版的书)高,言语里满是骄傲和欣赏。

观影后,我见到了他们的女儿。小姑娘16岁了,个子高挑,五官精致,粗看像混血儿,细看像中国人。在她将中文和英文自然切换流利表达时,我不由得蹦出一句:“你看起来好像像爱凌哦。”“哎呀,很多人都这么说呢。”小姑娘嚷嚷着。

我让她说说她眼里的妈妈,开朗爽朗的小姑娘不停地用“漂亮”“女神”“了不起”夸奖妈妈。有这样的女儿,真为虹影高兴。

相比较20年前那个又黄又瘦、有些憔悴和忧郁的虹影,今天的虹影是发亮的。从肤色到眼神,虽然她依然轻声细语,依然苗条漂亮,但,我更看到了她脸上、眼里满满的幸福。难怪她要让她的身影发出“世界上不全是骗子”(对比电影《孤注一掷》)“男人也不都是坏人”(对比电影《消失的她》)的声音。

电影结束时,我鼓着掌对虹影说:“《月光武士》不像导演的处女作。”据悉该片去年斩获美国好莱坞下一代独立电影奖最佳影片剧本奖,入围2022年印度果阿国际电影节与2023年金鸡奖国产优秀新片展映。虹影获得了美国全球电影竞赛“杰出成就奖”“前十名最优秀女电影制作人奖”。但作为阅经典影片无数的我,更想为虹影鼓掌的是她今天的状态——幸福的人生远比成功的影片难得多了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漫画家杜建国老师去世了,静悄悄的。

杜建国老师是我父亲任溶溶的朋友,因为父亲晚年我常陪伴着,才让我两次看到了杜建国老师。

还是小学生的时候,我就看杜建国老师的漫画了。当时的少先队叫红小兵,小学生有份报纸《红小兵报》,上面有杜建国老师的不少漫画。因为喜欢,他的画我一眼就能认出来,线条简洁灵活,形象生动可爱。后来有个动画片《画廊一夜》也有杜建国老师的创作。

改革开放以后,我父亲重新翻译创作,杜建国老师也常为他画插图。连环漫画《小兔非非的爸爸》

在杂志上连载后,杜建国老师大概很忙,插画也少了。每次杂志寄送给我父亲,让读者们满足回味。

我父亲大病以后,用轮椅出行。杜建国老师那次在四川北路一家广东茶餐厅请我父亲吃饭,让我认识了我喜欢的漫画家,虽然比起我父亲相册上的杜建国老师,他还是高大健壮。看得出来,杜建国老师喜欢我父亲,应该就像我喜欢杜建国老师一样吧?后来听说杜建国老师患上了帕金森病,但我第二次在梅龙镇广场饭店见到他,并没有病态呀?

当时我闲着,又练起了毛笔字,也不临摹,抄写经典诗文。可能要表达我的喜爱,我一本正经抄写了《心经》,到昌化路一家装裱店装裱完,快递给杜建国老师。他收到了,可能有点惊讶,也画了一张扇面给我,画的是小兔非非。我父亲看了扇面,要我好好收藏。这也是杜建国老师给我父亲的礼物。

不久,和杜建国老师打电话,知道他病情重了,不画小兔非非了。有一次他说想往前走,却往后退了。最后一次通话,我告诉他我父亲走了,他沉默着。在他去世前两个星期,我打电话给他女儿,请她代我问候她爸爸,突然她问我是不是要来看看杜建国老师。我没有去。

打开小兔非非扇面,我想念的杜建国老师永远高大健壮,像照片上那样,他和我父亲一起,笑眯眯的,看上去身体好着呢!



故乡是亲情的浓缩地,过年加重了这种仪式感。

游子的求生,充满了各种不确定。闪闪烁烁这些年,故乡渐行渐远。父母在时,几乎每年回家过年。过年是重温亲情、再忆年节的过程。年,会留下亲人的亲切交流,人人会有不同的情思。父亲会回忆起他的父亲,母亲会回忆起她的母亲,大爷和姑姑们,则会回忆起少时过年的趣事。亲人好像多了起来,好话也会多起来。小儿们会盼着多挣些压岁钱,磕头的礼数就要提前温习。如何先作揖,是先跪左腿还是右腿,然后恭恭敬敬地磕上几个响头,长者会满意地喊一声:不要磕了。更有慈祥的长者,跑过来把孩子扶起。暖融融的气氛,想想都有代入感。

戴家是村里的大姓。每年,磕头的队伍从前排到后,除夕一早,天还黑着,孩子们就敲开一家家门去磕头,一直会磕到中午。长者会往你口袋里塞糖果、花生和瓜子,有时还会让你同喝

两盅。等磕完头回家转时,早已醉意连连,口袋满满。心里自然也装满了快乐,走路也泄出三摇四晃的霸气。家乡磕头的仪式,保留到现在,让农村的年味得以流传。我喜欢家乡的这一传统。即使老哥俩不和,过年孩子们一上门磕头,两家也会尽释前嫌。年是乡村伦理发生作用最重要的关坎。年那边是狭隘,是抱怨,是糟糕;年这边是宽容,是大度,是美好。年一过,预示着春天已来,一切会美好起来。

漂泊的人离家乡越来越远,感知的年味越来越少。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迁徙,年味就像城市禁放的炮竹声一样稀少起来。成家后,有几年颇犯踌躇。回家过节与工作,亲情与寒冷,赶车与安逸,脑海里总要滋生很多筹划,在纠结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让人怅惘的春节。先是父亲离世,后是母亲走了。家乡的老院子里长满荒草,我惧怕回家。爹娘一走,故乡一下子遥远很多。我是家中老大,弟、

妹各自成家,住在弟弟妹妹家里过年,少了跟父母在一起的妥帖;若住在宾馆里,则更没有过年的亲情;回故乡,那荒芜的老宅则让我徒生伤感。

大妹看透了我的心思,帮我重新翻新好了老屋,院里只留下那棵见证我成长的老榆树。只是,今年春节前还没有修缮好门窗,暂时无法回去过节。我计划着,等明年房子彻底修好了,则要好好准备准备。

一人腊月,我会把几箱图书邮寄回去,专门矗立在一个靠南的书房里,让阳光洒满屋子;也会提前烤好一个大猪头,放到瓷盆里享用;更会提前温习好怎么去给长辈们磕头。我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豪饮,也不能像松鼠一样地爬树了。少小离家老大回,那些能塞给我红包的长辈,怕也屈指可数了。回家过年,那是多好的感觉啊!

## 十日谈

过年回家

责编:吴南瑶

置办年货,就为了这一口年夜饭。